

中央美术学院 规划教材

周至禹 编著

Foundation Course in Design
设计基础教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以“对设计基础教育的一点思考”为题,详谈设计基础教育的目的,对设计基础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进而阐述设计基础教育与素质、生活、创新、内容、过程、方法、传统的关系以及技与道的关系,全面论述现代设计基础教育的核心是真正素质教育的落实。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基础教育的目标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审美之表达,创造之品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体系——以造型基础、形式基础、思维训练为三大主干课程,并有辅助课程围绕骨干课程进行,在共同基础课程之后,继以专业基础课程,以更好地与专业衔接。本书详细介绍了三大主干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课题、教学问题及实施过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也是基础教育的重点,在本书中也有详细的介绍。

作者简介:

周至禹,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基础部主任、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流行色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作品多次参加中外美术展览并获奖,版画作品被英国大英博物馆、日本神奈川美术馆、美国波特兰博物馆、德国路德维希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艺术学院、中国美术馆、广州美术馆、中央美院陈列馆等收藏,入选文化部主编《中国美术六十年》及《中国当代美术全集》等大型画册。作品曾获全国版画展铜奖,“二十世纪中国”大展优秀奖。编著的教材有《造型与形式构成》、《现代西方素描鉴赏与研究》、《招贴设计》、《过渡》、《艺海扬帆》、《自然探美》、《周至禹速写》、《设计的造型基础训练》、《发现设计》、《拓展思维》、《写生设计》、《田心相心》、《造型基础》、《形态与分析》、《设计素描》、《设计色彩》,散文集《边写边画》、《边走边看》、《边看边写》等,在现代设计基础教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

J06/159

2007

中央美术学院 规划教材

Foundation Course in Design

设计基础教学

周至禹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设计基础教学 / 周至禹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0

(中央美术学院规划教材)

ISBN 978-7-301-12244-0

I. 设… II. 周… III. 艺术—设计—高等学校—教材 IV. 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0740 号

书 名: **设计基础教学**

著作责任者: 周至禹 编著

责任编辑: 谭燕

书籍设计: 王子源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244-0/J·016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恒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mm×1020mm 16 开本 13.25 印张 236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中央美术学院规划教材
编审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潘公凯

副主任 谭 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一林 尹吉男 王 敏 田黎明

吕品昌 吕品晶 吕胜中 许 平

苏新平 诸 迪 高天雄 曹 力

隋建国 谭 平 潘公凯 戴士和

工作小组

组 长 许 平

副组长 杨建华

组 员 蒋桂婕 梁丽莎 田婷婷

目
录

总序

6

第一章 对设计基础教育的一点思考 综述：	一	设计基础教育的目的	8	七	设计基础教育与传统	15
	二	设计基础教育的回顾	9	八	设计基础教育的技与道	16
	三	设计基础教育与素质	10	九	设计基础教育与专业	16
	四	设计基础教育与生活	11	十	设计基础教育的基本构架	18
	五	设计基础教育与创新	13	十一	设计基础教育的三大板块	18
	六	设计基础教育与过程	14	十二	设计基础的教学方式	20
第二章 作为形态分析与造型训练的基础课程 造型基础——	一	概述：对设计素描的新理解	24	五	造型基础的教学现场	36
	二	造型基础的教学目标	29	六	教学问答	38
	三	造型基础的教学内容	30	七	造型基础的教材建设	40
	四	造型基础的教学方式	35	八	推荐学生阅读书目	40
					附录：学生作品	42

第三章 视觉语言与形式运用基础课程 形式基础	一	概述：对三大构成的新理解	102	六	学生反馈	110
	二	形式课程的教学目标	103	七	教学问答	110
	三	形式课程的教学内容	105	八	推荐学生阅读书目	112
	四	形式课程的教学方式	107		附录：学生作品	113
	五	形式基础的教学现场	108			

第四章 作为设计思维的 思维训练基础训练课程	一	概述：思维训练是思想的飞翔	164	六	思维训练的课程评估	169
	二	思维训练的教学目标	165	七	教学问答	170
	三	思维训练的教学内容	166	八	思维训练的教材建设	174
	四	思维训练的教学理念	167	九	推荐学生阅读书目	175
	五	思维训练的教学方法	168		附录：学生作品	176

总序

教材建设是高等艺术教育最重要的学术内容之一。

教材作为教学过程中传授课程内容、掌握知识要领的文本依据，具有延续经验传统和重构知识体系的双重使命。艺术教育的基本规律决定了它具有结构开放、风格差异、强调直观、类型多样等多种特性，是一种严肃而艰难的专业建设。尽管如此，规划和编撰一套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专业教材，仍然是中央美术学院长期以来始终不渝的工作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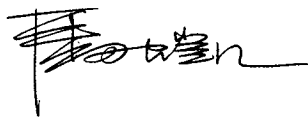
我国的美术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现实主义造型艺术教育正在逐渐向覆盖美术、设计、建筑、新媒体等多学科的综合型“大美术”教育转换；原来学院相对封闭、单一的学术环境正在转变为开放、多元、国际化的学术平台；一段时间内以对西方文化引进、吸收和消化为主的文化建设也在转变为具有明显主体意识特征的积极的文化建设。在这样的转变中，中央美术学院原有的教学经验与传统经受了考验和变革，原有的学科体系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发展，原有的教学用书已不能适应新的教学需要，及时地总结和编撰新的规划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央美术学院作为中国美术教育最高学府，建校以来始终坚持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需要、创建新中国最高成就的美术教育事业的办学方针，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目标。本次教材编写，在原有教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教学改革成果，力求反映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才培养

的目标与要求，反映“大美术”教育的学科系统性、发展性。根据美术院校教学用书类型多样、层次丰富和风格差异的特征，本套教材分为理论类、技术类与（工作室）教学法三个系列。理论类教材主要汇集美院各院系开设的概论、艺术史与专业史、创作理论与方法等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技法类教材主要汇集各专业的基础技法与创作技能训练内容；（工作室）教学法则以各专业工作室为单元，总结不同专业、不同艺术风格的工作室教学体系与创作方法，集中体现美院工作室教学体系下的优良教学传统与改革探索。

这套规划教材计划近百种，将在今后五年内陆续完成。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教材的完成只是一种过程的记录，它只意味着一种改革与尝试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当代教育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说：“教育只有一种教材，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关联着社会发展和改革实践的艺术生活永远是最生动、有效的教材，追求这种实践的持续和完美，才是我们真正长久的教材建设目标。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2007年5月

第一章 综述： 对设计基础教育的一点思考

一 设计基础教育的目的

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就指出大学教育贵在：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针对普遍的大学教育而言，对于美术学院，对于设计学院，我以为，可以再加上：审美之表达，创造之品性。对于设计的基础教育而言，亦是如此。

这样的认识是建立在世界性的教育发展的平台上的判断。怀海特在《教育的目的》中指出：在中学阶段，从智力培养方面来说，学生们一直伏案专心于自己的课业；而在大学里，他们应该站起来并环顾四周。正因为如此，如果大学的第一年仍然耗费在用旧的态度重温旧的功课，那是致命的错误。

让我们抬起头来，观看整个变化着的世界。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话来形容这个世界最贴切不过：“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时代以一种令人惊诧的速度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为适应市场的需求，设计院系如雨后的春笋遍地开花，但是对此作冷静的判断，并且在教育上清醒地主动应对，则是教育者在更高的层面上必须加以思考的事情。即：我们如何看待设计？设计是否应当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设计的战略是否在于改进人民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提升人民的生存质量？设计是否应当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承担着其应该具有的一种责任？抑或设计就是一种市场的趋利行为，总是察言观色地适应着经济的需要？

我们有一点点理想。面对着周围已经成为现实的设计的低

下与混乱状态,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和我们的生活的环境、我们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追求更为和谐、自然的生活,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生活”,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教育的责任。也就是说,这应当成为我们教育的理想与动力。也许就是这一点,形成了我们对设计基础教育具体问题的思考的出发点。

各种新的技术和新的知识扑面而来,让一切人包括教师与学生应接不暇,甚至手足无措。一些旧的知识很快地过时,被自动地废弃,学习的方法也在发生着变化;互联网的无限性吸引着学生浸泡在其中,社会的形态与价值观的变化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影响。教育如何面对这样的境况,如何分析其间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这需要教育者正视这种变化,主动地作出反应。这种变化也在考量教师自己知识结构的更新与完整性问题,我们不得不对学生谈人文价值、社会伦理、技术美学、文化比较等方面的话题。同时,传统的教与学的“师徒”传授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教育的要求。

如何鼓励学生勇于挑战?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挑战精神的追求源于人格力量的支撑。这里的“人格”并非日常概念中所指的偏重于道德品质的“人格”,而是指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才敢于怀疑、勇于挑战。显然,人格的培养和形成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教学过程中,在学生获得知识、掌握技能以及参加各种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并完善的。然而客观地说,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中,鼓励学生勇于挑战,培养新一代创新型人才——对这种创新人格的要求,并不清晰和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并予以完善。

中国设计基础的教育大约分为两条线路,一是基于建国以后的来源于苏联和西方的绘画基础教育,一是基于“工艺美术”概念的设计基础教育。前者把绘画素描和色彩作为设计的基本基础训练,后者则将引进的“三大构成”作为设计的基础课程。两者都乐于仿效西方所谓的先进教育模式,却忽略了中国情境下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1912年创建的私立上海美专和1922年成立的私立苏州美专,开创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也都是把工艺美术的设计基础教育作为基本训练课程。195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分离出来的师资,成立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建立了体系性的中国专业设计艺术教育,

但其基础课程一直以写实绘画为主。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受到当时封闭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制约。1978年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开放带来了设计基础教育的发展,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开始逐渐通过交流影响着中国的艺术教育。80年代到90年代,以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教育思想为基础的现代设计教育逐渐产生影响。而进入21世纪,传统的基础教育开始发生动摇,一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学子在大学中任教,逐渐引进了一些国外的教学方式,应邀而来的西方设计学院的教师也在中国的设计院校交流和教学,更多的国际性的基础教学交流研讨会议也在不断举行,同时,根据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本土设计教育的尝试也不乏其例。分析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显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世界现代设计教育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点上,教学的目标和基本理念值得关注,由此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值得借鉴;其二,设计与当下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设计的文化性必须与民族的文化性相结合,因此,任何设计教育都必须积极地考虑到这一点,不加分析的拿来主义并不可取。

三

设计基础教育与素质

当“站起来并环顾四周”时,被培养者应当具有观察的能力,是真正的认知者,而这则基于一种良好的素质。重视学生的素质培养,重视学生的创造力与个性应该说在包豪斯时期就已经开始提倡,这已经是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者的共识,但是如何去做,如何落实到基础教育中,则是一件需要认真研究和耐心探讨的事情,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调整,形成好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任何照搬与空谈都不解决具体的问题。我们清楚地了解刚进校的学生的基本素质是什么样。虽然2001年6月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在中小学进行艺术课程的改革,并在广东、山东、宁夏、海南进行了普通高中艺术课程改革,美术课程分为美术鉴赏、绘画、雕塑、设计·工艺、书法·篆刻、现代媒体艺术等九个模块,高中生可以选修三个,但是,因为高考招生的应试制度的问题,形成了高中美术教育只是空喊素质教育、实际上却在寻求考试模式与方法的风气。升学率使得师生根本无暇顾及整个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多考生因为文化课差的缘故改学绘画与设计,这是对当代设计文化发展的误读。改变这样的状况,需要改革招生方法。招生方法的改革给应试教育带来的

变化是明显可见的,中央美院设计学院的考试方式,也是在努力将高中美术教育的注意力引向素质的培养。

而这就加重了大学设计基础教育责任。对于普遍教育而言,其目的如若倡导独立与自由,批判的精神就应该建立,这是素质培养的基础。批判与质疑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一种基本态度,这一点,我们在开学伊始,就会对学生加以强调,并且,也会努力地贯穿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当我们了解到当代大学生中普遍地存在精神抑郁的情况时,我们就知道,培养一种精神的坚强与自信、对知识的渴望与热情是多么重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进一步强调设计基础的素质,强调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力与观察力,对事物的探究与改变的兴趣,对视觉表现的审美能力。主动参与的学习状态并非考勤所能带来,乐于探究的质疑精神需要提倡才能形成,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生活在当代信息社会的人们理应具备的一种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作出判断的必要素质,最后,交流与合作是设计师必备的基本能力,师生的互动使教学过程生动起来,这些都应贯穿在每一个课程的实施过程中。这样的教学是我们一直期望的,因此,我们的基础课程提倡通过大量地阅读图书和欣赏现代艺术和设计作品,来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我们无论教授何种课程都给学生观看大量的现代艺术与设计作品,着重把思维的开发作为创造力的基础,并且把艺术的想象力思维和设计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结合起来,以开启学生的心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教育面对的是:人。基础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应当是充满人性的、关注人而非常识的教育。

当现代艺术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时,现代设计却要更加密切地关注生活。设计本身就是人类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设计在刺激消费、促进出口、发展国力等方面明显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并且在丰裕社会中的作用更加地明显起来,甚至成为国家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因此,设计基础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也前所未有的地紧密。生活的概念从校园延伸到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互联网也使世界和个体更加紧密地沟通起来,从而突破指定的和概念的生活,消除画室与外界的隔离。生活的概念也可以从宏观到微观加以审视。只有微观,才可能对易于忽略的对象进行审视,并把主流生活与非主流生活均纳入视野

的范围。片段的意识也在微观中产生。宏观的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则有可能上升到形而上的解读。生活的认识可以从表象到内里。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设计的基础，生活的需求形成了设计的动机，因此对生活的观察与体味对于设计的学习者就变得重要起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基础教育的视野就应该放宽到一切物质生活的层面，重视生活的状态，将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品的认识带入自己的学习中，并且把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提升到应有的地位。

当年包豪斯学院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其重要思想就是设计不能脱离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在整个世界进入信息化社会的当前，注意到这一点尤其重要。艺术与设计的基础教育关注社会的发展趋势，并在教学中体现出来，使艺术与设计的教育在社会发展中体现自身的引导价值，而并非被动地迎合社会的需求。

来自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设计的基础，而生活的需求形成了设计的动机。走入社会，感受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体验设计师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教育的目标仅仅是对市场需求的适应。基础教育必须考虑到社会经济、技术、信息、生活及市场等方面，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反过来，我们也应认识到设计对于改变生活形态的影响力。设计，应当是真的，在使用上是可信的、诚实的；应当是善的，在人性上是关爱的、体贴的；也应当是美的，在感受上是愉悦的、舒适的；同时，在资源的使用上是适度的、克制的。对此，我们从更高的设计伦理观方面去审视，由此来决定我们的设计基础教育的理论思想构架，以我们将来的设计行为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我们的设计介入社会。

基于文化与生活的关系，基础教育也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当然不是所谓“中国元素”符号的表面化使用，而是真正对传统文化发生兴趣，让传统文化精神在设计中得到体现，也就是必须寻找到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从中国传统器具设计中体味中国的设计思想。鲁迅先生说过：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只有关注当下中国设计的语境和生活，才有可能把拿来的东西消化，真正融入到中国当代的设计教育中。对于设计的“本土化”探索不应只是设计师的任务，也是从事设计基础教育的工作者所应关注的。

提高创新能力的一个途径是加强人文、社会、自然科学这些基础学科的教育,实施跨学科教育,鼓励艺术与非艺术领域间的穿越、贯通和互动。设计的创造力建立在一种高度综合的知识和技能结构的基础之上。基础教育应当鼓励学生对不断产生的新的知识领域加以关注,因为这些领域的知识有可能和设计结合,从而产生新的设计趋势。自然科学、工科知识的教授,在艺术设计院校是一个弱项,但是,在当代设计中,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因此,对于未来设计教育的预期,综合性的大学将会给设计教育带来学识上的各种活力,而单一的设计教育学院则有必要认识到知识构架的缺失,即使是中央美术学院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这并非设计教学自身所能解决。

设计教育还应以培育批判质疑的态度为己任。唯有批判与怀疑,才能突破既定的条律的约束,从新的可能性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让学生具备自我反省的态度与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创新的自信建立在这种不断梳理自己思维的基础上。设计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发现和认识自身,为他们提供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最大空间。同时,设计的创新也是对既有要素的灵活综合,这种对各种可能的设计元素进行重新组合的能力,也是创新能力的一种反映。因此教学应强调自主性、实践性和体验性的学习状态。

设计基础教育应当把重点放在教授学生掌握思考、发现和理解问题的方法,关心学生的求新精神和意识的确立,并使这种意识成为一种自觉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潜意识的实践方式。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摆脱模仿和“拿来”的痕迹,真正使中国设计具有新颖的中国特色,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中具有强势的竞争力,从而使中国的设计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教育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将创新机制贯穿于整个基础教育的过程、贯穿于基础训练的每一个环节,不应当只是一个标榜的口号,而应当落实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创新也体现在如何发现问题、对问题的敏锐度、审美的创造性等方面,不可忽视绘画艺术的审美特质对设计的影响。处理问题的方式也贯穿着创造性的问题,外界的迅速变化要求一个设计师应具备应变的能力。因此,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成为设计基础教育的基本着眼点。

并且，只有以创新的态度不断审视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才有可能真正充满活力和变化，像出山的泉水，生气勃勃地流动起来。

六 设计基础教育与过程

现代设计教育强调的是学习的过程，“过程”成为一种教学的思想与方式。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大量的课题，来启发学生的心智，让学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外歧路，凸现了主干的基本价值，也丰富了教学基本思想应有的可能性。通过“过程”强调现场的对话与交流，对当下问题的产生作深入的沟通交流，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与创新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大学教育的真正目的。

完成作业的过程也是探索的过程，虽然作业可能失败，但是收获却在认识方面。相反，现成的方法、现成的答案直接照搬，虽然有表面的效果，有表面的稳妥与成功，但并不能够解决什么创造问题。既定的过程模式，限定了其他可能性的出现，也就抹煞了创造的可能性。传统的教学检查与教学评估注重的是结果，凭着对于展览的一个总体印象得出教学优劣的结论，其结果怎样？造成了老师之间比着看谁能够在展览上会做秀！表面的花哨很可能掩盖了教学中的本质问题。现代的设计教育，应当鼓励老师对现场的问题加以关注，鼓励学生对未知的领域进行探索，勇于尝试、大量实验是基础教学应当提倡的教与学的方式。而对于教学质量的评判，也应当依据此点，充分了解教师的教学过程、学生的学习过程，尽量避免过去走马观花似的教学检查。

对问题进行解读、归纳和鉴定，其过程能够展现思想认识的轨迹，因此最终的基础教学评介标准也就转向了以人为对象的系统，既是结果，也是结合人进行评价的相关参照。因此在基础教育中，如何把握基础教育的过程，科学地设计教学过程，并且系统地量化学艺过程，并加以科学的评估，成为对教师提出的更高的要求：针对教学问题，及时对过程进行调整。

但是过程并不应当成为一种固化的模式，而应当是一种流动变化的教学现场，不但意味着问题本质的当代性，也意味着问题具体的当下性。这样也

就意味着教学是有针对性的、不可预测的，因此也就对教学双方提出了挑战。这种过程的互动性常常使得教学充满了活力，思维因撞击而迸发火花，教和学的兴奋与快乐也由此而来，表格化的教案因此显得苍白和贫乏。师生的互动使过程生动起来。充分的互动是现代教育的一种模式，也是对学生应有的一种尊重。

传统基础教育的内容与方式肯定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基础教育，但是当代基础教育也不应与传统一刀两断。在基础教学中积累视觉语言的经验十分必要，掌握基本的视觉表现技巧，就如同庖丁解牛时用的刀。

设计的基础教学并没有放弃传统基础训练中手与眼、观察与表现的密切关系，这种训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对于视觉形象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的审美体验，并通过对视觉形象的描绘进一步深化。同时，传统训练中对于自然的关注应当仍是当代基础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形态启示着更为广泛的造型来源。但是这种动手的能力在传统概念的基础上已是大大地扩展了，不仅能描绘，能记录，而且能表达，最终达到表现的目的。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传统概念的突破就势在必行。创新思维作为所有专业设计的基础，启发性的思维训练以破除习见为目的，这种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学生特立独行的品质，也在于培养学生审慎精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调艺术思维与设计思维的结合。

保守主义与传统继承是两个概念。当然，传统本身也在当今的解释中发生着变化，这表明传统也在发展，在演绎、重组和扬弃中发展。令人担忧的是，传统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幌子，唯恐自身的地位、权力、权威受到挑战，但是切不可忘记：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于个人，乃是来自于时代。保守主义者不是堂·吉珂德，开放的基础教育不是风车，而是一个有机生长的循环场所，一个不同文化、思潮、流派的集散地。